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二册

诗 文 (下)

王 桢 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二册 诗 文 (下)

王 毳 主 编

中华书局

## 第二册

### 诗文卷(下)目录

《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	(237)
宪法大义	(238)
《也是集》序	(246)
代提学使陈拟出洋考试布告	(247)
书《百科全书》	(251)
《女子教育会章程》序	(252)
《英华大辞典》序	(253)
《蒙养镜》序	(254)
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	(264)
《名学浅说》序	(265)
廉夫人吴芝瑛传	(265)
泰晤士《万国通史》序	(268)
媿室先生小象赞	(271)
祭媿室先生文	(272)
熊生季廉传	(273)
《涵芬楼古今文钞》序	(275)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	(276)
题《铜官感旧图》	(277)
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	(278)
英文汉解	(286)

孙译《化学导源》序.....	(290)
大学预科《同学录》序.....	(291)
原贫.....	(292)
论中国救贫宜重何等之业.....	(295)
说党.....	(298)
天演进化论.....	(309)
救贫.....	(319)
思古谈.....	(322)
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	(324)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	(326)
读经当积极提倡.....	(329)
《民约》平议.....	(333)
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序.....	(341)
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	(342)
费鉴清家传.....	(345)
安徽巡按使少卿李公七十寿序.....	(346)
新译《日本帝国海军之危机》序.....	(348)
太保陈公七十寿序.....	(349)
《海军大事记》弁言.....	(352)
《西湖游记》序.....	(353)
熊禧祖家传.....	(354)
康有为上总统书按语.....	(356)
《学易笔谈》二集序.....	(356)
观海大兄八十寿序.....	(357)
《习语辞典集录》序.....	(358)
遗嘱.....	(359)
《渝壁堂诗集》卷上 .....	(361)

社燕	(361)
送陈彤直归闽	(361)
过吕太微	(362)
寄太微日本	(362)
论书	(362)
哭林晚翠	(362)
古意	(363)
送郑太夷南下	(363)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	(363)
赠熊季廉	(364)
挽吴挚父京卿	(365)
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	(365)
怀吕开州	(366)
三月自吴淞复旦学堂还寓，因忆昌黎食虾蟆诸诗，不觉大笑， 戏成三绝句	(366)
答郑太夷	(366)
熊季贞病起，抱其兄季廉之孤取影，寄余索诗，为成八章，以 “明德之后，必有达人”为韵	(366)
借韵题听水第二斋	(367)
郑太夷时文	(367)
太夷继作有“被刑”诸语见斯，乃为复之	(368)
人才	(368)
上海刘氏园见白莲孤开，归而成咏	(369)
赠高啸桐	(369)
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	(370)
侯生行	(370)
中秋客思	(371)

和荆公	(371)
九月十二日	(371)
十三夜月	(372)
秋花次吕女士韵	(372)
次韵和泗州制府	(372)
和荆公适意	(373)
和荆公辱井	(373)
和荆公咏月	(373)
和荆公愍儒坑	(373)
和荆公怀旧	(373)
和荆公贾生	(373)
和荆公谢安	(374)
高大嘯桐以故事应御史选，廷试第一，已而报罢，归而征诗， 奉酬二律	(374)
次韵苏堪留须	(374)
苏堪易韵见答，再次其韵	(374)
送朝鲜通政大夫金泽荣归国	(375)
闰二月二十二日游龙华寺	(375)
即席呈诸君	(375)
苏戡五十初度，而所营海藏楼适成，敬述奉祝	(375)
赠王又点	(376)
题金陶陶女士花卉画册，在舟中作	(377)
和寄朝鲜金泽荣	(377)
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	(378)
除夕思归，用东坡韵作岁阑三首	(378)
和江叔海韵	(378)
和郭春榆宗伯韵	(379)

题江杏村侍御梅阳归养图	(379)
弢庵巡抚山西，用癸巳江乡赠答韵	(379)
追忆癸巳原作，次弢庵韵	(379)
王书衡尊人蕴斋先生七十生辰	(380)
《痛壁堂诗集》卷下	(380)
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	(380)
万生园	(380)
题胡梓方诗册并寄陈散原	(380)
写怀	(381)
刘步溪以近作见示依韵奉和	(381)
再和步溪	(381)
癸丑上巳梁任公禊集万生园，分韵流觞曲水四首	(381)
题侯疑始填词图册	(382)
寄散原	(383)
题吴观岱松风图	(383)
送子易赴奉天	(383)
张珍午天津寄诗率答	(383)
题廉惠卿泉津楼惜别图	(383)
题若华馆诗集	(384)
六十一岁生辰，韩生以诗见寄，斐然有怀，次韵为答	(384)
弢庵以江橘水仙见惠，有诗率答三绝句	(385)
除夕意绪甚恶，答陈石遗	(385)
送黄墨园之桂林	(385)
寄苏戡	(385)
三月三日挈叶氏甥女约刘伯远、通叔兄弟、侯疑始游万生园	(386)
题侯疑始印存五绝句	(386)
题赵芝珊瑚室吴夫人遗影	(387)

疑始寓九条胡同，因金坛王次回赠妓左阿镍，有“曲折胡同 到九条”句，乃以邻刹及门前石井推证之，所寓果为阿镍， 遍征题咏	(387)
再题惜别图	(387)
赠郭春榆宗伯	(388)
题张勇烈树珊遗像	(388)
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图	(388)
为周养庵肇祥题篝镫纺织图	(388)
长沙刘通叔有诗见贻，次韵奉答	(389)
刘伯远、侯疑始偕枉不遇，诗以谢之	(389)
为程白葭题精忠柏图册	(389)
题庄思缄濠梁观鱼图	(390)
红梅二首用坡韵	(391)
挽麦孺博三首	(391)
孙师郑先德讷夫先生，尝从征廓尔喀，得一拳石，名之曰“佛 云”。奉讳奔丧，途中病故。洪杨之乱，石不知所终。师郑倩 人作图，并其先德画稿，都为一卷，索题	(391)
上已未出游，次疑始韵	(392)
书愤，次伯远韵	(392)
次疑始韵	(392)
题金实斋北雅楼闲居著书图，次韵	(392)
舒宾如宜园落成，有记与诗，索题	(393)
题盐山贾佩卿思易草庐诗存	(393)
日来意兴都尽，今日涉想所至，率然书之	(393)
赠周熙民	(394)
挽黄远庸	(394)
哭项城归榇	(394)

赠郑希杜	(395)
梅	(395)
集诸君竹戏，走笔呈此	(395)
人日呈橘叟	(395)
题萧贞女秋宵课子图	(395)
题净业湖秋泛图	(396)
上巳同樊山、掞东诸公十刹海修禊，得渡字	(396)
欧战感赋	(396)
无题	(397)
喜雨	(397)
壬子六十生辰，涛园有诗；今年丁巳，涛园亦六十矣，即次其 韵并效其体为赠	(397)
橘叟七十生辰，次其六十见赠韵奉呈	(398)
寄太夷	(398)
题黄石斋先生临难自书诗卷	(398)
次韵答孙生	(398)
丁巳揽揆述怀	(399)
题李一山汝谦所藏唐拓武梁祠画像有序	(399)
赠医士陆仁	(400)
畴人	(400)
患气	(400)
赠里人陈莘秋	(401)
以渔洋精华录寄琥唐山，春榆侍郎有诗见述，率赋奉答	(401)
说诗用琥韵	(402)
赠黄秋岳	(402)
效西崑体与琥同作	(402)
梅	(402)

兰	(402)
竹	(403)
菊	(403)
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纪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	(403)
题孙师郑感逝诗卷	(404)
题冲冠怒传奇残稿	(405)
寄陈仲勉	(405)
己未元旦，郊外赏雪，次金梅生韵	(405)
咏雪和子善先生	(406)
金生仲永寄咏，以余句“梦想阳崎山一逻”为韵，病中强 起和之	(406)
己未福州西湖修禊，题宛在堂	(406)
高颖生向瀛征题环翠楼	(407)
沪江寓楼寄季女项眉南	(407)
六月初十夜书所闻见寄长女瑛 香严	(407)
和荆公子贡	(407)
久雨	(408)
和刘通叔瑞潞岁莫杂诗有序	(408)
书示子璿四十韵	(409)
怀阳崎	(410)
己未七夕	(410)
赠郑雅村	(410)
元旦覲祖生	(410)
于书夹中得两绝句，不记何时所作并寄何人矣	(411)
题金梅生残稿寄其弟仲永	(411)
为人题味雪轩图	(411)
题吕开州遗墨	(412)

题八大山人画本	(412)
阳崎尚书庙扶乩，有罗真人者降，示余以丹药疗疾，赋呈	
四绝	(412)
除夕	(412)
病中述怀	(413)
避暑鼓山	(413)
灵源洞	(413)
赠林畏庐	(413)
跋 严璩	(413)
《渝壁堂诗集》补遗	(414)
戊戌八月感事	(414)
赠英华	(414)
寿康更生六十丁巳二月五日	(414)
附:《渝野诗》目次	(415)
附一:	
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哪些论文	(421)
附二:	
《国闻报》论文选辑	(453)
《国闻报》缘起	(453)
《国闻汇编》叙(即《天津国闻报馆启》)	(456)
书中国备赴美费城商会事	(457)
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	(459)
再论俄人代守旅顺大连湾事	(461)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465)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	(468)
中俄友谊论	(471)
书本馆译报后	(478)

论中国教化之退	(481)
道学外传	(483)
《道学外传》余义	(485)
论中国分党	(487)
说难	(490)
《时务报》各告白书后	(492)

## 《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 \*

丙午长夏，方君芑南、魏君蕃实重刊《阳明集要三种》成，诿复为之序。自念如复不肖，何足以序阳明之书，故虽勉应之，未有以报也。冬日邂逅江上，魏君又以为言，且曰非得序无以出书。既辞不获，则曰：

“嗟乎！阳明之书，不待序也。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其言既详尽矣，又因缘际会以功业显。终明之世，至于昭代，常为学者宗师。近世异学争鸣，一知半解之士，方怀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谓吾国之积弱，以洛、闽学术为之因。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谓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则于是相与偃尔加崇拜焉。然则阳明之学，世固考之详而信之笃矣，何假不肖更序其书也哉！”

“虽然，吾于是书，固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随众人为议论者，可为天下正告也。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字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不必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返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阳明居夷之

\* 《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十六卷，明施邦曜辑。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上海明月学社铅印本，卷首有此序，未署年月。《序文》云，丙午长夏，曾允作序，“未有以报”，直至冬日，方“拉杂率臆书以邮之”。知作于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冬。

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

“惟善为学者不然。学于言词文字，以收前人之所已得者矣，乃学于自然。自然何？内之身心，外之事变，精察微验，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词文字外也。则思想日精，而人群相为生养之乐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备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对待而后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火之必然，理欤？顾使王子生于燧人氏之前，将焦燔烹饪之宜，未必求诸其一心而遂得也。王子尝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又喻之曰：‘若事父，非于父而得孝之理也；若事君，非于君而得忠之理也。’是言也，盖用孟子万物皆备之说而过，不自知其言之有蔽也。今夫水湍石碍，而砰訇作焉，求其声于水与石者，皆无当也，观于二者之冲击，而声之所以然得矣。故论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者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虽然，王子悲天悯人之意，所见于答聂某之第一书者，真不佞所低徊流连翕然无间言者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

魏君待吾言亟，则拉杂率臆书以邮之。

## 宪法大义\*

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如立宪，其立名较为无

\* 据严群先生所藏抄本。抄本封面题：《严几道先生宪法大义演说》，封里题“光绪丙午十一月。”正文标题下注“十一月初二晚为安徽高等学堂演说。”知本文为作者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所作的演说稿。

疵，质而解之，即同立法。吾国近年以来，朝野之间，知与不知，皆谈立宪。立宪既同立法，则自五帝三王至于今日，骤听其说，一若从无有法，必待往欧美考察而归，然后为有法度也者，此虽五尺之童，皆知其言之谬妄矣。是知立宪、宪法诸名词，其所谓法者，别有所指。新学家之意，其法乃吾国所旧无，而为西人道国之制，吾今学步取而立之。然究竟此法，吾国旧日为无为有，或古用而今废，或名异而实同，凡此皆待讨论思辨而后可决。故其名为立宪，而不能再加分别者，以词穷也。

宪法西文曰Constitution，此为悬意名物字，由云谓字Constitute而来。其义本为建立合成之事，故不独国家可以言之，即一切动植物体，乃至局社官司，凡有体段形干可言者，皆有Constitution。今译文宪法二字，可用于国家之法制，至于官司局社尚可用之，独至人身草木，言其形干，必不能犹称宪法。以此推勘，即见原译此名，不为精审。译事之难，即在此等。但其名自输入以来，流传已广，且屡见朝廷诏书，殆无由改，只得沿而用之。异日于他处遇此等字，再行别译新名而已。

以上所言，乃推敲宪法二字名义。今将论宪法实事，自不得不从原头说起。案西国分析治制之书，最古者莫如雅理斯多德。其分世界治体，约举三科：一曰独治；二曰贤政；三曰民主。至孟德斯鸠《法意》出，则又分为三：一曰民主；二曰独治；三曰专制。而置贤政，不为另立。雅理氏之为分，专以操治权之人数立别，自系无关要旨，是以后贤多弃其说。孟氏之分，不婢婢于人数，而兼察精神形制之殊，较雅理氏为得理。其二三两制，皆以一君托于国民之上，其形制固同，而精神大异。盖专制自孟氏之意言之，直是国无常法，惟元首所欲为，一切凭其喜怒；至于独治，乃有一王之法，不得悉由己意。此在吾国约略分之，则为无道有道。此独治与专制之大殊也。至于孟氏之民主，亦与雅理氏民主不同。雅理氏之民

主，以一国之平民，同执政权，以时与议者也。孟氏之民主，有少数多数之分。少数当国，即雅理氏之贤政；多数当国，即雅理氏之民主。而二者为有法之治则同。自孟氏言，民主精神高于独治。民主之精神在德，独治之精神在礼，专制之精神在刑。故前二制同为有道之治，而专制则为无道。所谓道非他，有法度而已。专制非无法度也，虽有法度，其君超于法外，民由而已不必由也。

则由是立宪之说始滥觞矣。民主、独治二制，虽执政人数多少不同，而皆有上下同守共由之法，如此者谓之立宪政府。其所守所由，荦荦大经，必不可畔者，斯为宪法，惟专制无之。诸君须知生当今世，政治一学，最为纠纷。言政治者，不可但举其名，且须详求其实，乃得言下了然。即如立宪一言，本有深浅精粗之异，自其粗者、浅者、普通者而言之，则天下古今真实专制之国，本不多有。而吾国自唐虞三代以来，人主岂尽自由？历代法律，岂尽凭其喜怒？且至本朝祖宗家法，尤为隆重。蚤朝晏退，名为至尊，谓之最不自由之人可也。夫如是言，则吾国本来其为立宪之国久矣，即《法意》所称之独治，西语所谓蒙纳基是也。夫使中国既为立宪，则今日朝野纷纷，传言五大臣之所考查，明诏所云预备，若必期于久道而后化成者。其所黾勉求立之宪，果何宪耶？可知今日吾人所谓立宪，并非泛言法典，亦非如《法意》中所云，有法为君民上下共守而已。其所谓立宪者，乃自其深者、精者、特别者而言之，乃将采欧美文明诸邦所现行立国之法制，以为吾政界之改良。故今日立宪云者，无异云以英、法、德、意之政体，变中国之政体。然而此数国之政体，其所以成于今日之形式精神，非一朝一夕之事。专归其功于天运，固不可，专归于人治，亦不可；天人交济，各成专规。且须略言其变迁，于其制乃得明也。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即如专制，其为政家诟厉久矣。然亦问专此制者为何等人？其所以专之者，心乎国

与民乎？抑心乎己与子孙乎？心夫国民，普鲁士之伏烈大力尝行之矣。心夫己与子孙，中国之秦政、隋广尝行之矣。此今人所以有开明专制最利中国之论也。且立宪之形式精神，亦有分殊差等。姑无论异国之不同，如法、美同民主，英、德、奥、意同独治，具〔俱〕不可同而论之，无殊鸡鹜之异体。诸君他日治其历史，当能自见。即以一国之前后言，如英伦为欧洲立宪模范之国，二百年以往，其权在国王；百年以往，其权在贵族；五十年以往，其权在富人；直至于今，始渐有民权之实。是故覩国程度而言，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实。夫苟以名，则试问古之罗马，今之瑞士、威匿思，北美合众与墨西哥，此五者皆民主国，而岂有几微相似之处？称为民主，不过言其中主治之家，非一姓之世及，即异观同，如是而已。

卢梭之为《民约论》也，其全书宗旨，实本于英之洛克，而取材于郝伯思。洛克于英人逐主之秋，著《民政论》，郝氏著《来比阿丹》，二者皆西籍言治之先河也。然自吾辈观之，则卢梭书中无弃<sup>①</sup>之言，皆吾国孟子所已发。问古今之倡民权者，有重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三语者乎？殆无有也。卢谓治国务明主权之谁属，而政府者，主权用事之机关也。主权所以出治，而通国之民，自其全体诉合而言之，为主权之真主；自其个人一一而言之，则处受治之地位。同是民也，合则为君，分则为臣，此政家所以有国民自治之名词也。政府者，立于二者之中，而为承宣之枢纽，主权立法，而政府奉而行之，是为行法。又有司法者焉，以纠察裁判，其于法之离合用此。外对于邻敌，为独立之民群，此全体之自由也；内对于法律，为平等之民庶，此政令之自由也。居政府而执政者，谓之君王，谓之官吏，使一切之权集一人之藐躬，而群下之权由之而后有者，如是谓之独治，谓之君主之国。若出治者居少数，受治者居多数，此制善，谓之贤政之治，以贤治不肖者也。不善，名曰贵族之

<sup>①</sup> 原抄本“弃”字旁加一问号，今删。